



《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补释

马振颖 郑炳林

(兰州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 俄藏敦煌文献中由于种种原因, 混入了一部分黑水城文献。将其判别出来, 并进行释读、拟名及研究, 对于敦煌学和西夏学的研究, 都具有重要意义。部分俄藏敦煌文献中黑水城文献残片的缀合, 对研究佛教在黑水城乃至西夏的传播、西夏时期的天文历法、西夏的社会生活等都将会有一定帮助。

关键词: 俄藏敦煌文献 黑水城文献 佛经残片

中图分类号: K87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2015)02-0129-22

1908—1909年, 俄国人柯兹洛夫率领的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探险队, 先后两次在黑水城遗址进行掠夺式、挖宝式的发掘, 发掘出了大批西夏文献、文物, 并将其运回俄国, 先存放于地理协会, 后来其中的书籍和文字文献又都入藏俄国科学院亚洲博物馆(今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而奥登堡率领的俄国西域考察团于1914—1915年间所搜集的写卷也入藏该馆。两类文献入藏同一收藏机构, 以至于后来在整理俄藏敦煌文献时混入了部分黑水城文献, 成为敦煌文献与黑水城文献混淆的一个基本原因。

一、对荣新江先生《〈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的补充

自《俄藏敦煌文献》公布以来, 不断有学者指出其中某些文献来自黑水城。孟列夫先生最早在《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①中就著录了不少误编入俄藏敦煌文献的黑水城文献; 府宪展先生的《敦煌文献辨疑录》^②, 又考证出了不少此类文献; 金滢坤先生

收稿日期: 2015-01-06

基金项目: 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文化科技创新工程项目“丝绸之路文化主题创意关键技术研究”(2013BAH40F01)

作者简介: 马振颖(1992-), 男, 山东桓台人。硕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敦煌学、西夏学研究;

郑炳林(1956-), 男, 陕西黄陵人。教授, 博导, 主要从事敦煌学、西北史地研究。

① [俄] 孟列夫著, 王克孝译《黑水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94年。

② 府宪展《敦煌文献辨疑录》, 《敦煌研究》1996年第2期, 第84-95页。



的《〈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城文书考证及相关问题的讨论》^①一文,对《俄藏敦煌文献》第16、17册中的黑水城文书进行辨析,共考证出了17件黑水城文书;宗舜也先后发表《〈俄藏黑水城文献〉之汉文文献拟题考辨》^②、《续考》^③二文,使新定名的黑水城汉文佛教文献总数达到36件,其中包括被《俄藏敦煌文献》误收录的黑水城文献数件;荣新江先生是集大成者,他在《〈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④中,将前人提示和后来人考证认为的黑水城文献几乎全部囊括,举例说明了俄藏敦煌文献中黑水城文献的价值,并且归纳了几种判断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的方法^⑤,给研究黑水城文献的我们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但是我们在查阅俄藏敦煌文献时,也发现了几件黑水城的文书,有的具有很明显的特征,而在荣先生的文章中却没有提及^⑥。还有一件文书,荣先生记述有误。因此,现在列出,以便指正:

(一) Дх. 1357 契约(西夏文)^⑦

按:此件文献为残页,书写形式为西夏文草书,内容为契约,残存6行,行1—15字。该件文献为西夏文书写,晚于学界内公认的敦煌文献的下限,因此应当为非敦煌文献,故推断此为黑水城文献,但前人却未曾提及,不知为何。

(二) Дх. 8595 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残片^⑧

按:此件文献为佛经残片,根据文献形态判断,当为刻本文献,又依据文书内容“靡不周遍今所”等内容,推断其为《大般若波罗密多经》。荣先生曾判断出 Дх. 8591、Дх. 8596 为黑水城文献^⑨,且此件文书与 Дх. 8591、Дх. 8596 可相互参照,从内容上看,

① 金滢坤《〈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城文书考证及相关问题的讨论》,《敦煌学》第24辑,2003年,第363—378页。

② 宗舜《〈俄藏黑水城文献〉之汉文文献拟题考辨》,《敦煌研究》2001年第1期,第82—92页。

③ 宗舜《〈俄藏黑水城文献〉之汉文文献拟题续考》,《敦煌研究》2004年第5期,第90—93页。

④ 荣新江《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黑水城人文与环境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34—548页;后收入《辨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5—180页。

⑤ 荣新江先生归纳了判断俄藏敦煌文献中“黑水城文献”的几个方法,其中的一个就是荣先生通过对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进行考察,认为敦煌藏经洞封闭的时间当在1006年前后,基于此说,则俄藏敦煌文献中明显属于1006年以后的写本和刻本文献,应当主要是混入黑水城的文献。

⑥ 有一件文献 Φ312 (A) 捺印佛像,荣先生描述有误,他写作“Φ312 (1) 佛经刊本附图,其上所绘僧人有题名‘楞严大师’,孟目疑为1132年的宋刊本。孟列夫《叙录》, No. 296b; 府宪展1996, 88页;《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 126页。”此条当误,孟列夫原记述为:“Φ312 (A) 捺印佛像,元刻本。未染麻纸。高26.5,宽26.5。单幅像高7.5,宽6.5。共12幅像,9幅较完整。佛结跏趺坐于莲台,作手印。”因为原文献中并未出现“楞严大师”字样,荣先生盖将孟列夫《叙录》中关于“Φ308 (A)”的记述误录于“Φ312 (A)”下,此处学者应当注意。

⑦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4页。

⑧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1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67页。

⑨ 荣新江《〈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第171页。

同为《大般若波罗密多经》^①，并且 Дх. 8595 上的内容“靡不周遍今所”与 Дх. 8591、Дх. 8596 上的内容“往堪忍世”、“〔听〕般若”，中间仅隔着 33 个字，正可以遥接；又均是刻本文献，雕刻风格相似，故判断 Дх. 8595 也应与 Дх. 8591、Дх. 8596 一样，同为黑水城文献。

（三）Дх. 12752 西夏文残片^②

按：此文献残片上残存七个半西夏文，由于此文献又窄又小，不仔细辨认，极易认为是汉字，因此往往被前人所忽略。查阅《夏汉字典》，对这七个西夏文进行翻译，为“音者三种及□者（后残）”，大致可推测此为手抄音韵之类的文字。结合黑水城出土的其他音韵书的写本，判断其当为黑水城文献。

（四）Дх. 12853 西夏文残片^③

按：此文献残片上有 2 行西夏文，共 10 个字，尝试翻译为“地旷野兽住”、“往妙高台上”。从内容上推断当为西夏文佛经的一部分。

前面所指出的四件文献，均在俄藏敦煌文献中。带有西夏文字的，从时间上判断当非敦煌藏经洞所出。而 Дх. 8595 这一刻本佛经，从内容、形式上看又与黑水城所出文献极为相似，故推断其为黑水城所出。这四件文献，是以往研究黑水城文献的学者所未曾提及的，今指出，希望对感兴趣的学者有参考意义。

二、对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部分黑水城文献的定名及释读

以残片居多的俄藏敦煌文献，混杂了包括黑水城文献在内的许多非敦煌文献，其中的黑水城文献大多被学者认出，但是有诸多的黑水城文献残片，至今未能定名，这部分文献以佛经残片为主，也包括一部分版画、西夏文文献等。我们参考荣先生所指出的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对其中的部分文献进行了拟名，荣先生详写的我们不再赘述，简单提及且定名不确的我们略为详细介绍，不过其中难免有所舛误，望广大学者批评指正。

（一）Дх. 2876 阿毗达磨俱舍释论残片^④

刻本，首尾残缺，残存 5 行，行 9 字。录文如下：

1. 一切无。如此等人同不□□□□
2. 差别故，若由一切种我□□□□
3. 刹那刹那生灭。久远时□□□□

① Дх. 8591、Дх. 8596 文献为残片，无标题，下文将详细其拟名及内容。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 14 册，第 66 页。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 16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166 页。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 16 册，第 181 页。

④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 10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第 107 页。

4. 云何忆? 云何更知? 从忆□□□

5. 差别, 心念及更知生。从□□□

《俄藏敦煌文献》将其定名为《刻本佛经》, 此名称非常模糊, 不确切。参考其内容为《阿毗达磨俱舍释论》中的一部分, 标题今据经文拟名。

依据经文: “正法内人起有我执, 及执一切无。如此等人同不得解脱。由无差别故, 若由一切种我实不有, 心既刹那刹那生灭。久远时所曾更事, 今云何忆? 云何更知? 从忆念境界相类差别, 心念及更知生。从此想类差别心, 无间念得生。”^①《阿毗达磨俱舍释论》, 南朝陈真谛译, 50 卷。

(二) Dx. 3249 长阿含经残片^②

刻本, 首尾残缺, 残存 5 行, 行 9 字。录文如下:

1. □□□ 有转轮圣

2. □□□ 重墙、七重

《俄藏敦煌文献》将其定名为《木刻佛经》, 此名称非常模糊, 不确切。参考其内容为《长阿含》中的一部分, 标题今据经文拟名。

依据经文为: “此水下有转轮圣王道, 广十二由旬, 挟道两边有七重墙、七重栏楯、七重罗网、七重行树。”^③ 史金波先生指出, “西夏佛经中除大乘外, 也有小乘佛经。阿含部中二十二卷的《长阿含经》汉译本为姚秦佛驮耶舍译。”^④

(三) Dx. 4076 (2—1) 阿毗达磨俱舍论残片^⑤

刻本, 首尾残缺, 下单栏, 残存 2 行, 行 2—5 字。录文如下:

1. □□□ 除前 [所]

2. □□□ 皆如前具有

《俄藏敦煌文献》对其未定名, 荣新江先生将其定名为《刻本佛经》, 此名称非常模糊, 不确切。参考其内容为《阿毗达磨俱舍论》中的一部分, 标题今据经文拟名。

依据经文: “第二静虑以上乃至无色界中除前所除, 又除伺等。等者显除谄诳, 余皆如前具有。”^⑥《阿毗达磨俱舍论》, 简称《俱舍论》, 唐玄奘译, 30 卷。

(四) Dx. 6306—Dx. 6311, Dx. 6313、Dx. 6314、Dx. 6318、Dx. 6319 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残页、佛说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赞残片^⑦

根据刻本的内容, “故此人来世不久当成阿耨三藐三菩提”、“一一光明中有五百亿莲华”等, 可证 (11—1) 为《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 据 “一垣墙, 高六十

① [南朝陈] 真谛译《阿毗达磨俱舍释论》, 《大正藏》, 第 29 册, 第 308 页。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 10 册, 第 238 页。

③ [后秦] 佛驮耶舍译《长阿含经》, 《大正藏》, 第 1 册, 第 116 页。

④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第 89 页。

⑤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 11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 第 138 页。

⑥ [唐] 玄奘译《阿毗达磨俱舍论》, 《大正藏》, 第 29 册, 第 20 页。

⑦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 13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 年, 第 78—83 页。

二由旬厚”、“尔时，此宫有一大神名”、“菩萨造善法堂”等，可证（11—2）应是；据“一一天子手中化生无量亿万七宝莲华”、“一一渠有五百亿宝珠而用今”等，可证（11—3）亦是；据“却后十二年二月十五日于波罗”、“一切大众不厌生死乐生天者爱敬无上菩提心”等，可证（11—4）仍是；据“摩尼百千万亿”、“冠有百万亿”、“见佛光明”、“后四部”、“冠长”、“及以天”等，可证（11—5）也是；据“一一诸女亦同宝色”、“第一大神名曰：宝幢身”、“生于阎浮提”、“是名弥勒菩萨”、“十六由旬，三十二”、“相好艳出，八万四千”等，可证（11—6）同是；据“十六亿万岁”、“志心虽不断结，如得六通，应当紧”等，可证（11—7）亦是；据“得闻是弥勒名者命终亦”、“上道得不退转于未来世，得值恒河沙，诸佛如来”等，可证（11—8）当是。根（11—9）右边残片上残存的文字“造立形像香华衣”、“相光与诸天子”等，可推断此佛经为《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据“相八十种好皆”、“弥勒眉间”、“天龙鬼神若有”、“思念十善行”、“雨七宝，散宫墙内”、“幢幡以为导引”等，可证（11—10）仍是；据“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陀天经”，可证（11—11）为《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另外，据（11—9）左边残片残存文字“优波离佛灭度”、“欲生兜率天者”。可推断此佛经为《佛说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赞》。俄敦第13册，第78—83页。另，《佛说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宋沮渠京声译，1卷。西夏乾祐二十年（1189）仁宗发愿印施《佛说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为散施此经，作大法会，会上散施此经十万卷。^①《佛说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宋沮渠京声译，1卷。《佛说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赞》，唐窥基撰，2卷。

（五）Дх. 7850 般若灯论释残片^②

刻本，首尾残缺，残存5行，每行4—6字不等。录文如下：

1. [] [时]，生无所作，而 []
2. [] 体去，说者自 []
3. [] 以故？自体自作 []
4. [] 起功用处作 []
5. [] [为] 语者，而 [执] []

《俄藏敦煌文献》对其未定名，荣新江先生将其定名为《刻本佛经》，此名称非常模糊，不确切。参考其内容为《般若灯论释》中的一部分，标题今据经文拟名。

依据经文：“以芽未生时，生无所作，而言生作，此义不然。如是去者自体去，说者自言说，斫者自斫作，此皆不然。何以故？自体自作，义不然故。由彼意欲为因，次起功用处作等因。生彼字句音声行聚，名为语者，而执有别语。言自体者。此则不

^①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96页。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13册，第344页。

然。”^①《般若灯论释》，唐波颇蜜多罗译，15卷。俄藏黑水城文献中也有一件《般若灯论释》佛经，为TK. 276般若灯论释观圣帝品第二十四，两者可以相互参照。^②

(六) Dx. 7867 杂阿含经残片^③

刻本，首尾残缺，残存3整行，2半行，每行2—5字不等。录文如下：

1. 小明
2. 手足，勤加 [方]
3. 方，见大 [石] 山

《俄藏敦煌文献》对其未定名，荣新江先生将其定名为《刻本佛经》，此名称欠妥当。参考其内容为《杂阿含经》中的一部分，标题今据经文拟名。

依据经文：“其人默念：‘今已疾强见此小明。’复运手足，勤加方便，遂见平地。即住于彼，观察四方，见大石山，不断不坏亦不穿穴，即登而上。”^④《杂阿含经》，南朝宋那跋陀罗译，50卷。

(七) Dx. 7899 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残片^⑤

刻本，首尾残缺，残存7行，行1—7字不等。录文如下：

1. [有] 此大 [光]
2. 某方有
3. 应、正等觉
4. 调御士、天人师
5. 宣说《般若波罗蜜 [多]》
6. 从彼舌相复出
7. 等

《俄藏敦煌文献》对其未定名，荣新江先生将其定名为《刻本佛经》，此名称不够确切。参考其内容为《大般若波罗密多经》中的一部分，标题今据经文拟名。

依据经文：“稽首恭敬，白言：‘世尊！是谁神力？复以何缘有此大光照诸佛土？’时，彼彼佛各各报言：‘于某某方有佛世界，名曰堪忍，佛号释迦牟尼如来、应、正等觉、明行圆满、善逝、世间解、无上丈夫、调御士、天人师、佛、薄伽梵，今为菩萨摩訶萨众宣说《般若波罗蜜多》，现舌根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从彼舌相复出无量种种色光，普照十方殑伽沙等诸佛国土靡不周遍。今所见光即是彼佛舌相所现。’”^⑥般若部中的《大般若波罗密多经》，是该部类的经典总汇，共六百卷为佛经数量中最大的一种，

① [唐] 波颇蜜多罗译《般若灯论释》，《大正藏》，第30册，第65页。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66页。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13册，第346页。

④ [南朝宋] 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大正藏》，第2册，第317页。

⑤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13册，第350页。

⑥ [唐] 玄奘译《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大正藏》，第7册，第446页。



汉译本系唐玄奘译。^①

(八) Dx. 7927 增一阿含经残片^②

刻本，首尾残缺，上单栏，残存 11 行半，行 1—5 字不等。录文如下：

1. 报故；语有〔若〕
2. 增
3. 由患害报〔故〕
4. 然生八大地〔狱〕
5. 何况〔内物〕是〔谓〕
6. 行十善法
7. 闻佛所说
8. 闻如是
9. 时波斯匿〔王〕
10. 坐。尔时波〔斯〕
11. 语：施我获福
12. 施于人。设

《俄藏敦煌文献》对其未定名，荣新江先生将其定名为《刻本佛经》，此名称不够确切。参考其内容为《增一阿含经》中的一部分，标题今据经文拟名。

依据经文：“土地生荆棘，由恶口报故；语有若干种，由嫉妬故；以致谷不丰熟，由患害报故；多诸秽恶之物，由邪见报故；自然生八大地狱，因此十恶报故。使诸外物衰耗，何况内物？是谓，比丘当念舍离十恶之法，修行十善法。如是，比丘当作是学。尔时诸比丘闻佛所说，欢喜奉行。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尔时波斯匿王往至尊所，头面礼足，在一面坐。尔时波斯匿王往白世尊言：‘如来审有是语：施我获福多，余者获福少。施我弟子，勿施余人。设有人作是语者，岂非毁如来法乎？’^③”《增一阿含经》，东晋瞿昙僧伽提婆译，51 卷。

(九) Dx. 7929 增一阿含经残片^④

刻本，首尾残缺，上单栏，残存 8 行，行 1—11 字不等。录文如下：

1. 我
2. 软虫食 犹得〔其〕福
3. 。但大〔王〕，〔我〕有是语：施
4. 胜于犯戒之人。尔时波斯匿
5. 然世尊！施持戒人，其福

①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 86 页。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 1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年，第 4 页。

③ [东晋] 瞿昙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大正藏》第 2 册，第 781 页。

④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 14 册，第 4 页。



6. 复白 [佛] 言：尼捷

7. 术，能回转

8. 曰

《俄藏敦煌文献》对其未定名，荣新江先生将其定名为《刻本佛经》，此名称不够确切。参考其内容为《增一阿含经》中的一部分，标题今据经文拟名。

依据经文：“大王当知，我恒有此语，若比丘钵中遗余掷著水中，软虫食之犹得其福，何况施人而不获福乎？但大王，我有是语：‘施持戒人，其福益多，胜于犯戒之人。’尔时波斯匿王前，白佛言：‘唯然世尊！施持戒人，其福倍多于犯戒之人者上。’王复白佛言：‘尼捷子来语我言：“沙门瞿昙知于幻术，能回转世人。”世尊！此语为审乎？为非耶？’佛告王曰：‘如是大王，如向来言，我有幻法，能回转世人。’^①”

(十) Дх. 8119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片^②

刻本，首尾残缺，下单栏，残存3行，行4-5字不等。录文如下：

1. 时，彼彼佛
2. 曰堪忍。佛
3. 满、善逝、世

《俄藏敦煌文献》对其未定名，荣新江先生将其定名为《刻本佛经》，此名称不够确切。参考其内容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的一部分，标题今据经文拟名。

依据经文与 Дх. 7899 同。

(十一) Дх. 8591、Дх. 8596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残片^③

刻本，首尾残缺，下单栏，残存2行，行3-4字不等。录文如下：

1. 往堪忍世
2. [听] 般若

《俄藏敦煌文献》对其未定名，荣新江先生将其定名为《刻本佛经》，此名称不够确切。参考其内容为《大般若波罗蜜多经》中的一部分，标题今据经文拟名。

依据经文：“时，彼彼界无量无数诸大菩萨，闻已欢喜，各白佛言：‘我等欲往堪忍世界，观礼供养释迦牟尼佛及诸菩萨，并听《般若波罗蜜多》，唯愿世尊哀悯听往！’^④”

(十二) Дх. 9746 长阿含经残片^⑤

刻本，首尾残缺，下单栏，残存5行，行3-7字不等。录文如下：

1. 犹不肯

① [东晋] 瞿昙僧伽提婆译《增一阿含经》，《大正藏》第2册，第781页。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14册，第24页。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14册，第66页。

④ [唐] 玄奘译《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大正藏》，第7册，第446页。

⑤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14册，第201页。

2. 女曰：我
3. 女又报曰：设使
4. 然者，佛住我园，先
5. 与。诸隶车等各振

《俄藏敦煌文献》对其未定名，荣新江先生将其定名为《刻本佛经》，此名称不够确切。参考其内容为《长阿含经》中的一部分，标题今据经文拟名。

依据经文：“女犹不肯。我请已定，不可尔也。时诸隶车又语女曰：‘我今与尔中分国财，可先与我。’女又报曰：‘设使举国财宝，我犹不取。所以然者，佛住我园，先受我请。’此事已了，终不相与。诸隶车等各振手叹咤。”^①

（十三）Дх. 9796 长阿含经残片^②

刻本，首尾残缺，下单栏，残存5行，行3-7字不等。《俄藏敦煌文献》对其未定名，荣新江先生将其定名为《刻本佛经》，此名称不够确切。参考其内容为《长阿含经》中的一部分，标题今据经文拟名。录文及所据经文参见Дх. 9746。

（十四）Дх. 10279 胶泥土帐^③

西夏写本。未染麻纸。共四块残片，行楷，墨色浓。（1）高10.3，宽16.4。共5行。其中两次朱笔写“[正]三丸”。有“玖驮”、“伍驮”、“示般驮塑匠胶”、“驮胶泥土”等字，并有押印。（2）高7.7，宽5.1。共1行。有“伍驮”等字。并有押印。（3）高9.6，宽4.6。共2行。有“孙猪狗大板”、“伍驮”等字。并有押印。“孙猪狗”名又见于B. 61、Дх. 2828。（4）高14.5，宽10.1。共3行。卷末行仅剩字的残迹。首行下朱笔写“上三丸”。中行有“胶泥土”等字。

（十五）Дх. 11472A. B. 佛说长阿含经护法神王佛经版画残片^④

刻本版画，文献中人物的面部栩栩如生，两眼炯炯有神，乃护法神王的形象，参考俄藏黑水城文献TK. 274 佛说长阿含经第四分世纪经阿须伦品第六^⑤中的图画与此画相同，二者版画的边纹也一样，因此据TK. 274 将此件文献定名为“佛说长阿含经护法神王佛经版画残片”。此外，也可与Дх. 11572 护法神王像、Дх. 11576 护法神王像相比勘。完整的护法神王像，应该“画面左侧武士装，头戴宝冠，右手横持剑。画面右侧，有一持宝棒的夜叉，背景为祥云、山、水。”^⑥

（十六）Дх. 11503 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首版画残页^⑦

刻本版画，根据残页右下角的纹饰、图中的小人物像、以及云纹图案，与

① [姚秦] 佛驮耶舍译《长阿含经》，《大正藏》，第1册，第13页。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14册，第204页。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末《叙录》（孟黑录334），第46页。

④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21页。

⑤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第365页。

⑥ 陈昱宁、汤晓芳《西夏艺术史》，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第166页。

⑦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15册，第228页。

Дх. 17061 相比较,发现二者实为同一部佛经的卷首画,根据佛经的内容,拟名为“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卷首版画”。

(十七) Дх. 11504 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如来陀罗尼经残片^①

刻本,主要包括六件残片,上单栏,左双栏,残存1-5行,行1-5字。右边的两件文献残片,据文献内容:“施之者是”、“金银琉璃碎”、“佛复告”、“中人寿命”、“天妙吉祥”等,大致可推断此佛经为《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如来陀罗尼经》。中间的两件文献,据文献内容,“人临命终时”、“来迎是人”、“闻是”、“志心称”、“寿命或但”等,亦可推断此佛经为《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如来陀罗尼经》卷一。左边的两件文献,据文献内容,“寿决定光明”、“护若”等,也可推断此佛经为《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如来陀罗尼经》卷一。西夏襄宗建元年(1210),曾由众圣配普化寺的张盖利、李智宝印施过《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如来陀罗尼经》及《大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经末有发愿文。^②《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如来陀罗尼经》,西天中印度法天译,1卷。

(十八) Дх. 11571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残页^③

刻本,上单栏,残存12行,版心处有“国王比丘、比丘尼等”字样。

《俄藏敦煌文献》对其未定名,荣新江先生将其定名为《刻本佛典》,此名称不够确切。今根据文献内容拟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

根据文献正文内容,“夫持金刚经者”、“奉请八金[刚]”、“奉请四菩[萨]”,判断此佛经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另外,可参考TK. 14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④相比较。《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有多种版本,此为姚秦鸠摩罗什译本,1卷。

(十九) Дх. 11573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十二残页^⑤

刻本,上下单栏,左右双栏,蝴蝶装,版心,有“花严经卷十二”、“第五页”、“第六页”、“章”等字样,文献的内容“品第八”下面有一句“诸佛子!苦集圣谛,此娑婆世界中,或名系缚,或名灭坏,或名爱著义,或名妄觉念,或名趣入,或名决定,或名网,或名戏论,或名随行,或名颠倒根。”^⑥据此可推断此为《大方广佛华严经》中的《四圣谛品第八》,因此该佛经当为《大方广佛华严经》。另外,据史金波先生介绍,“华严部中的主要经典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汉译本中有六十卷和八十卷两种,分别为东晋佛陀跋陀罗和唐实叉难陀译。此外还有一个四十卷的别译本。”^⑦此佛经到底为哪个版本,暂时不得而知。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15册,第229页。

②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98页。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15册,第247页。

④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99-300页。

⑤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15册,第247页。

⑥ [唐]实叉难陀译《大方广佛华严经》,《大正藏》,第10册,第60页。

⑦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第87页。

(二十) Дх. 11580 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卷首版画^①

木刻本, 经折装, 标题今据黑水城文献 TK. 58 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②拟名。经首版画经变图 8 折面, 面幅宽 87.5 厘米, 高 23.5 厘米。《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变相图是画刻弥勒死后到兜率宫给诸天说法, 与西夏在文殊山洞窟内容相同, 画面相似, 壁画敷彩而版画是白描线刻。版画画面由三部分组成。第 1—2 折面为释迦牟尼佛在舍卫国给孤独园内为弥勒菩萨授记图, 3—7 折面画刻弥勒佛在兜率天宫法会盛况, 第 8 折面是 6 幅德行图。在艺术表现手法上, 此图是西夏版画中最具特色的版画之一。^③ 西夏的《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分为汉文本和西夏文本, 同样卷首版画也分两种, 西夏文本卷首版画可参看 ИHB. NO. 78 夏乾祐二十年 (1189) 西夏文刻本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卷首画^④; 汉文本卷首画可参看 TK. 58 及 TK. 81 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卷首版画^⑤。

(二十一) Дх. 12255 孙子兵法残片^⑥

刻本, 下单栏, 残存 2 行西夏文, 行 1—4 字。残存四个完整的字和两个残字, 通过借助《夏汉字典》查证, 此四字为“不备, 则诸”, 查阅古籍, 发现极有可能是《孙子兵法》虚实篇中的一句“无所不备, 则无所不寡。”因此笔者推断此残片为《孙子兵法》残片, 《俄藏敦煌文献》对其未定名, 荣新江先生将其定名为《西夏文残片》, 似有不妥。此因文意拟名。

(二十二) Дх. 16798 正面为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取著不坏假名论残片^⑦; 背面为汉文写本小字文书

正面: 上单栏, 残存 6 行, 行 7—8 字。录文如下:

1. 非波罗蜜者, 远离
2. 何无分别? 经曰: 如我
3. 截支体, 我于尔时无
4. 无命想、无取者想
5. 若有我等想, 即 [见]
6. 必生瞋恨。若谓无 [分]

《俄藏敦煌文献》对其未定名, 荣新江先生将其定名为《佛典, 刻本》, 不够确切。参考其内容, 恰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取著不坏假名论》的一部分, 标题今据经文拟名。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 15 册, 第 257—258、307—308 页。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2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 第 41—42 页。

③ 陈昱宁、汤晓芳《西夏艺术史》, 第 155 页。

④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 册, 彩图。

⑤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 15 册, 第 307—308 页; 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1 册彩图。

⑥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 16 册, 第 88 页。

⑦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 17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 年, 第 12 页。



依据经文：“非波罗蜜者，远离此分别心故。云何无分别？经曰：如我昔为歌利王割截支体，我于尔时无我想、无众生想、无命想、无取者想。如是等此义云何？若有我等想，即见有自他，他来犯己，必生瞋恨。若谓无分别想，是愚痴心。^①”根据文献的内容，可以判断此佛经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取著不坏假名论》。此经为唐地婆诃罗等译，2卷。

（二十三）Дх. 16833 正面为刻本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取著不坏假名论残片^②；背面为写本小字文书。

正面：残存3行，行3-7字。原文献无标题，标题今据文意拟名。

1. 等此[义]
2. 有自他，他来犯己
3. [想]，是愚

《俄藏敦煌文献》对其未定名，荣新江先生将其定名为《佛典，刻本》，不够确切。参考其内容，恰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取著不坏假名论》的一部分，标题今据经文拟名。

依据经文：“如是等此义云何？若有我等想，即见有自他，他来犯己，必生瞋恨。若谓无分别想，是愚痴心。^③”，可以判断此佛经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取著不坏假名论》。

（二十四）Дх. 18990 正面为金光明最胜王经残页^④，背面为西夏文佛经

正面写本佛经残存4行半，行1-4字，正面标题据经文拟名；背面写本西夏文残存7行，行3-7字。

正面录文：

1. 如介（芥）子许
2. 终之后得
3. 为我从
4. 子

《俄藏敦煌文献》对其未定名，荣新江先生对此件文献的记述是：背面为西夏文文献，当为黑水城文书。对于正面却为提及。我们参考正面经文的内容，为《金光明最胜王经》的一部分，因此将正面拟名为《〈金光明最胜王经〉残片》。

依据经文：“是故，我今求佛舍利如芥子许，持还本处，置宝函中，恭敬供养。命

① [唐] 地婆诃罗等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取著不坏假名论》，《大正藏》，第25册，第891页。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17册，第18页。此件文献与Дх. 16798同，可缀合，详见下文。

③ [唐] 地婆诃罗等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取著不坏假名论》，《大正藏》，第25册，第891页。

④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17册，第309页。荣新江先生在《〈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一文中提到“Дх. 18990—Дх. 19092从内容和性质来看，可能都是黑水城文献，而且他们集中在额藏敦煌文献编号的最后，也有助于这样的看法。”荣先生在此文中提示了一些具有明显标志的编号。在这个号段内，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带有明显标志的黑水城文献，荣先生尚未提及，本文将加以补充。

终之后得为帝释，常受安乐。云何汝今不能为我从明行足求斯一愿？作是语已。尔时童子即为婆罗门^①”。此为《金光明最胜王经》内容。《金光明最胜王经》是对唐以后的佛教信仰产生重大影响的一部佛经，大致有北凉昙无讫译本、隋释宝贵合集本及唐义净本。西夏时期，又多次将《金光明最胜王经》及经疏翻译为西夏文^②，是西夏境内流传最广泛的佛经之一。根据内容判断，此为唐义净本，10卷。

（二十五）Дх. 18994 梵文种子字^③

写本，存一字，即梵文种子字，乃密教的象征，该字又见于 TK. 75 文殊菩萨修行仪轨末尾两页，与此字相同，但此字乃手写，TK. 75 中的字似印章所印。另外 TK. 164V 梵文种子字、TK. 270 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卷上、A. 7 慈乌大黑要门、A. 9 本尊禅定、A. 17 舍寿要门等黑水城文献，也有类似的种子字。且《慈乌大黑要门》、《舍寿要门》等均为西夏时期流行的藏传密教的文献，因此推断其当为黑水城文献。《俄藏敦煌文献》对其为定名，此据文意拟名。

（二十六）Дх. 19002 西夏文发愿文残片^④

写本，此残片中间画一小人像，小人下面画有莲花，共残存 10 个西夏字，均为草书，小人头顶上方有 3 字，莲花下方左有 4 字，右有 3 字。

1. 四年癸

2. 生者造 人

3. 如亡 深

《俄藏敦煌文献》对其为定名，荣新江先生将其定名为《西夏文残片》，不够确切。根据残片上西夏文的翻译，大致可推断此为西夏文的发愿文，生者为亡者祈福之类的文献。因此据文意拟名。

（二十七）Дх. 19005 西夏光定元年（1211）八月汉文活字历书残页^⑤

此件文献，与黑水城文献 TK269 历书^⑥相同，之所以判断其为活字本历书，根据史金波先生对西夏活字印刷特征的总结：“1. 各字字形大小不等，字体肥瘦不同，笔画粗细不一，显系写刻活字非出自一人之手所致。2. 有一部分字排列歪斜，为当时活字不规范、聚版不精的原因。3. 经背透墨深浅不一，纸面凹凸不平，个别字的边缘有活字印文墨迹。4. 纵观这些文字上下之间距离较宽，绝无木雕版印本中上下字点画撇捺相

① [唐] 义净译《金光明最胜王经》，《大正藏》，第 16 册，第 406 页。

② 崔红芬《西夏〈金光明最胜王经〉信仰研究》，《敦煌研究》2008 年第 2 期。该文还从五个方面详细介绍了《金光明最胜王经》在西夏广为流传的原因。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 17 册，第 310 页。

④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 17 册，第 314 页。

⑤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 17 册，第 315 页。此文献的拟名，后文将详细介绍。

⑥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4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第 355-357 页。

接、相触的情况。”^①此件历书，符合上述判别标准，因此推断其为活字历书。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历书上有三个西夏字，翻译为“佛曰[?]”，更加肯定了其为西夏时期的文献。综上，断定其为活字历书残页。此外，史先生还指出，“黑水城出土有多种形式的历书，其中既有刻本历书，也有西夏文—汉文合璧写本历书，还有活字版历书。特别是有连续86年的历书，十分难得。”^②

(二十八) Дх. 19079 西夏文社会文书^③

此件文献，残存10行西夏文，行4—5字，为草书。通过对残存的西夏文字的释读，文献中出现了几个比较关键的词语“戌年安？氏”、“子年”、“军”、“一千”、“缚人”等，其中“缚人”一词多次在文献中反复出现，“缚人”也即“系人”，是西夏对罪犯的称呼，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④中经常出现，因此推断此件文献当为西夏时期的社会文书。《俄藏敦煌文献》对其未定名，今据文意拟名。

(二十九) Дх. 19087 西夏文社会文书^⑤

此件文献，有8行西夏文，且全为草书，另外还有多条墨迹横线上下排列，共9行，仔细查看发现，这些横线都比较有规律，一般十条横线后有一个小圆圈作为标记，与某些西夏文的社会经济文书相类似，大概为账目一类的文书。《俄藏敦煌文献》对其未定名，今据文意拟名。至于文书详细内容，因字迹不清，识别有困难。

通过对俄藏敦煌文献中黑水城文献佛经残片的释读及拟名，窥斑见豹，大致可以看出有些佛经在西夏的流传是比较广泛的，比如阿含部的佛经，般若部的佛经等，带有“梵文种子字”的密教文献也在西夏佛教文献中大量发现。此外，有些流传不广的佛经，如《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取著不坏假名论》等，在西夏也曾经流传过。而对俄藏敦煌文献中写（刻）有西夏文的残片的释读，还是有许多工作是可以做的。

三、四件黑水城文献的缀合

黑水城文献也存在缀合的问题。俄藏敦煌文献以“杂”著称，一者其所包括文献多且零碎，二来中间混入了黑水城文献、吐鲁番文献^⑥等非敦煌文献。本部分即以俄藏敦煌文献中的几件黑水城文献残片为对象，包括几件历日残片及佛经残片，将其进行缀

① 史金波《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第68—69页。

② 史金波《西夏时期的黑水城社会》，《黑水城人文与环境研究——黑水城人文与环境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35页。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17册，第338页。

④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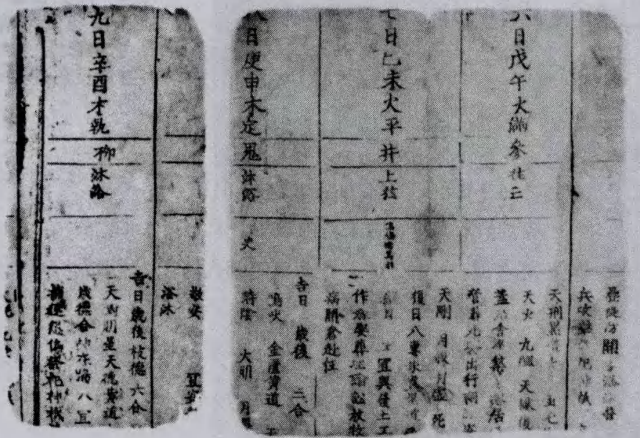
⑤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17册，第342页。

⑥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中的吐鲁番文献，大部分被识别出来，收入荣新江的《吐鲁番文书总目（欧美收藏卷）》第872—912页。

合复原,并加以定名、录文及介绍。

(一) Дх. 19001 + Дх. 19003 西夏乾祐十一年(1180)三月汉文活字历日残页^①

按:荣新江先生判断 Дх. 19001——Дх. 19005 为历日残片^②,但未作详细解释说明。Дх. 19001 残页存有 2 整行 2 半行, Дх. 19003 残页上存有 1 整行 1 半行,两残页上均有框架结构。邓文宽先生在判断西夏时期历日时曾指出:内容从上到下依次为:日序,纪日干支,该干支的纳音(以五行代替),该日所注的建除和二十八宿、该日的忌宜事项^③。因此我们根据此件文献的内容,我们初步判断,其当为西夏时期历日。又 Дх. 19001 上有“六日戊午”、“七日己未”、“八日庚申”等干支字样, Дх. 19003 上有“九日辛酉”等字样,恰好符合“戊、己、庚、辛、壬、癸”的天干顺序;建除十二客是以建、除、满、平、定、执、破、危、成、收、开、闭十二字配于历书每日之下,各主一定吉凶^④,此处也恰好符合“满、平、定、执”的顺序。且二者拼接后,框架的直线刚好可以对接,因此二者可以缀合。又因其符合西夏活字印刷的特征^⑤,特别是“沐浴”二字倒印为“浴沐”,很明显为活字在排版时出现的小差错,更证实了我们的推测,综上,故推断其为西夏汉文活字历日。缀合后图片如下:



Дх. 19003

Дх. 19001

【录文】缀合后,录文如下:

- ① 原文献无定名,今根据文献内容拟题名为西夏乾祐十一年(1180)三月汉文活字历日残页。
- ② 荣新江《〈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第171页。
- ③ 参考邓文宽《黑城出土〈西夏皇建元年庚午岁(1210年)具注历〉残片考》,《文物》2007年第8期。
- ④ 邓文宽《敦煌古历丛识》,《敦煌学辑刊》1989年第2期,第111页。
- ⑤ 史金波《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第68-69页。

1. _____ 叠隈防开□□□修
兵攻击祭祀神祇□
2. _____ 六日戊午火满[1] 参[2] 往亡[3] 天刑黑道[4]□ 虽尤□ 天
火[5] 九□ 天狱[6] 复
盖造宅舍筑□迁居□
营葬死丧 出行词讼安
3. _____ 七日己未火平[7] 井[8]上弦 鸣鸠拂其羽[9] 天刚[10] 月杀 月虚[11] 死
复日[12] 八专[13] 朱雀黑道□
杀日 不宜兴发土工
作嫁娶葬埋论讼放牧
病开仓赴任
4. _____ 八日庚申木定[14] 鬼[15] 沐浴□史 吉日 岁后 三合[16] 鸣
吠[17] 金匮贵道[18] 天
时因大明[19]月□
敬安 宜安□
浴沐[20]
5. _____ 九日辛酉木执[21] 柳[22] 沐浴 吉日 岁后 枝德 六合[23]
天府明[24] 星天德贵道
岁德合[25] 神在□八宜
□佛逐忌□祭祀神祇□

注释:

- [1] 满, 建除十二客之一, 宜祭祀祈福, 请医驱邪。
- [2] 参, 二十八星宿之一, 属于西方白虎七宿最后一个。
- [3] 往亡, 忌赴任归家、出军嫁娶。晏昌贵的《敦煌具注历中的“往亡”》一文作过详细介绍。另在 P. 2623《显德六年己未岁具注历日并序》中也有“往亡日, 不远行及归家、掘墓、移徙。”
- [4] 黑道, 黑道神主凶。
- [5] 天火又名灾煞、天狱, 忌赴任征讨、会亲娶妇。
- [6] 天狱, 义与天火同。
- [7] 平, 建除十二客之一, 忌请医服药, 出征种植。
- [8] 井, 二十八星宿之一, 属于南方朱雀七宿第一个。
- [9] 鸣鸠拂其羽, 物候知识, 多次在敦煌文书中出现, 如 P. 3555B 贞明八年岁次壬午具注历日中“三月廿四日”下, 即有“鸣鸠拂其羽”字样。《逸周书》中提到“谷雨之日萍始生, 又五日鸣鸠拂其羽”。另 P3403 宋雍熙三年丙戌岁具注历日中, “三月十一日”下也有“鸣鸠拂羽”。
- [10] 天刚, 又作天罡, 月内凶神也, 所值之日百事宜避。
- [11] 月虚, 又称月煞、月杀, 忌种植纳畜、开仓出财。
- [12] 复日, 利为吉事, 忌为凶事。
- [13] 八专, 忌行军出兵、婚丧嫁娶。
- [14] 定, 建除十二客之一, 宜运筹谋划, 忌战斗征伐。
- [15] 鬼, 二十八星宿之, 属于南方朱雀七宿第二个。
- [16] 三合, 宜庆赏修造。是种“明合”, 光明正大地合, 就是三个生肖的吉配。十二地支, 共有

四组吉配。即申子辰合水，寅午戌合火，巳酉丑合金，亥卯未合木。

[17] 鸣吠，下葬吉日。

[18] 黄道，黄道神主吉。

[19] 本残页中“明”字皆缺笔，“明”字右半边的月，没有中间的两横。盖西夏避太宗李德明之讳所致。

[20] 此处印为“浴沐”，参考文献内容，实应为“沐浴”，盖活字排版时出现差错所致。

[21] 执，建除十二客之一，忌经营纳财，宜修造筑墙。

[22] 柳，二十八星宿之，属于南方朱雀七宿第三个。

[23] 六合，宜会客嫁娶，立契交易。

[24] 此处“明”字缺笔。

[25] 岁德合，吉同岁德（万福汇集，灾祸避开），内事取之。

关于此件文献的年代，我们进行了一番考证。首先根据文献残存的干支纪年“戊午、己未、庚申、辛酉”及相对应的建除十二客的内容“满、平、定、执”，结合邓文宽先生所作的《各星命月中建除十二客与纪日地支对应关系表》^①，可以得知此残存历日为三月份的历日，但“六日”、“七日”、“八日”前残皆残缺，这些数字前面会不会有“十”、“廿”等数字呢，因为“七日己未火平”下有“上弦”二字，一般意义上来讲，上弦是一个月的七日、八日，九日^②中的一天，故排除为“十七日”、“廿七日”的可能。故此历日为三月上旬当是没有问题的。既然有“八日庚申”、“七日己未”、“六日戊午”、反推上去，“五日丁巳”、“四日丙辰”、“三日乙卯”、“二日甲寅”可得“朔日癸丑”，那到底是哪一年的三月朔日为癸丑呢。由于残历有二十八宿注历，而此法开始自南宋，因此从南宋建立之年1127年查起，到西夏灭亡的1227年，参照张培瑜先生的《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③一书中的南宋部分，发现在此时期内，符合三月朔日为癸丑的有两个年份，一为淳熙七年（1180），即西夏乾祐十一年；一为嘉定四年（1211），即西夏光定元年。先查嘉定四年，因此文献是用二十八宿来注历的，故为我们判别年代提供了一定的帮助，残历中八日为“鬼”，九日为“柳”，依次类推，则十三日为“轸”，“轸”宿即传统二十八宿的最后一宿，传世的《宋淳熙九年（1182年）具注历日》^④经邓文宽先生考证，其中残存正月的一部分，且淳熙九年正月初七为“角”宿^⑤，“角”宿即传统二十八宿的第一宿，可知此日为某一个二十八宿注历周期

① 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附录六》，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741页。

② “九日上弦”，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IHB.NO.5229历书，第315页。

③ 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④ 图版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4册，第385-386页。原文献标题为《历书》，邓文宽先生据内容定名为《宋淳熙九年（1182年）具注历日》。

⑤ 邓文宽《黑城出土〈宋淳熙九年壬寅岁（1182年）具注历日〉考》，《华学》第4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0年。但史金波先生在《西夏的历法和历书》一文中认为“此历书出土于黑水城，且历书内容上避西夏太宗李德明的讳，当是西夏刻印历书，而非宋代历书，可能从宋《淳熙历》套用而来。时在西夏仁宗乾祐十三年，应称为《西夏乾祐十三年壬寅岁（1182）具注历》。”

的开始。

从淳熙九年正月初七到嘉定四年三月十三日共 10638 天,

$10638 \text{ 天} \div 28 \text{ 天} = 379.928571$, 除出来的结果并非整数, 因此可以排除此历日为嘉定四年 (1211) 的可能。再看淳熙七年, 残历中八日为“鬼”, 九日为“柳”, 依次类推, 则十四日为“角”, “角”宿即传统二十八宿的第一宿, 可知此日为某一个二十八宿注历周期的开始。传世的《宋淳熙九年 (1182 年) 具注历日》中残存正月的一部分, 且淳熙九年正月初七为“角”宿, 往前推一天, 则正月六日为“轸”宿, “轸”宿为传统二十八宿的最后一宿, 此日乃为某一个二十八宿注历周期的结束。

从淳熙七年三月十四日到淳熙九年正月六日共有 672 天^①,

$672 \text{ 天} \div 28 \text{ 天} = 24$ (周)

由此可知在这两年左右的时间里, 共有 24 个二十八宿周期注历。此淳熙七年的注历与淳熙九年的二十八具注历是连贯的, 后者与传世本《宋宝祐四年 (1256 年) 会天万年具注历日》、黑城出土的元至正二十五年历日、吐鲁番出土的《明永乐五年丁亥岁 (1407 年) 具注历》皆可连贯^②, 因此更确定了我们的推断。此外, 通过与 TK. 297 历书^③比较, 我们也发现了二者诸多相似之处, 一是这两件文献形制相同, 从残存的部分来看, 都存有至少五栏, 由上而下依次为: (1) 日期、干支、六甲纳音及建除; (2) 二十八宿注历; (3) 上弦、沐浴、往亡等; (4) 鸣鸠拂其羽等物候知识; (5) 月神、日神、时神等神煞及选择宜忌^④。二是二者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明”字缺笔, 查南宋皇帝, 并无带“明”字者, 但西夏诸帝的名讳中, 被追谥为太宗的李德明名字中有“明”字, 且“宋改元明道, 元昊避父讳, 称显道于国中”^⑤, 因此推断, 此为西夏避太宗李德明讳所致。史金波先生也持同样的观点^⑥。此外, 二者都有文字倒印的现象, 前者如“沐浴”作“浴沐”, 后者如“放牧”作“牧放”等。综上, 可推断二者时代相近, 更增加了此文献为西夏乾祐十一年 (淳熙七年) 具注历日的可能性。

(二) Дх. 19004 + Дх. 19005 西夏光定元年 (1211) 八月汉文活字历日残页^⑦

Дх. 19004 与 Дх. 19005 同为历日, 且无标题, 考察其内容, 实为历日, 其形式, 乃为西夏汉文活字历日, 标题今据文献内容拟名, 盖此二文献为黑水城所出。二者缀合后图片如下:

① 张培瑜《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 第 292 - 297 页。

② 邓文宽《传统历书以二十八宿注历的连续性》, 《历史研究》2000 年第 6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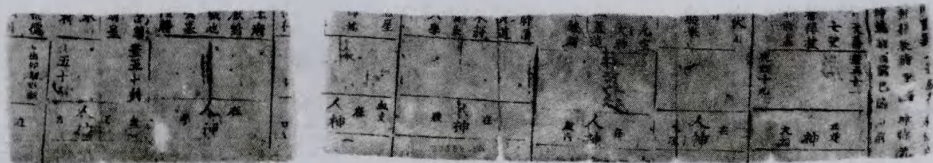
③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黑水城文献》第 4 册, 第 385 - 386 页。

④ 参考邓文宽《黑城出土〈宋淳熙九年壬寅岁 (1182 年) 具注历日〉考》, 第 131 页。

⑤ 《宋史》,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年, 第 13993 页。

⑥ 史金波《西夏的立法和历书》, 《民族语文》2006 年第 4 期。

⑦ 《俄藏敦煌文献》第 17 册, 第 314 - 315 页。



| → Dx. 19004 ← |

→ Dx. 19005 ← |

此二文献同为历日残页，其中残存的内容主要包括三部分，最上面一栏的每日宜忌，中间一栏的漏刻、日出时刻，以及下面的人神在位。判断此二者可以缀合的依据主要有几点。首先从人神在位入手，Dx. 19005 中人神依次是在“足大指”、“外踝”、“股内”、“腰”，而 Dx. 19004 中人神依次是在“口”、“手”、“内踝”，参考《逐日人神歌》^①，又 P. 3247V 大唐同光四年具注一卷^②，可得知 Dx. 19005 与 Dx. 19004 中的人神方位当为从某月初一到初八，正可相互连接。再看漏刻，Dx. 19005 初一日中间一栏有“昼五十一刻、夜四十九刻”，而 Dx. 19004 初七日中间一栏有“昼五十刻、夜五十刻”，《隋书·天文志上》中漏刻部分记载：“春秋二分：日出卯正，入酉正，昼五十刻，夜五十刻。”^③ 当知此初七日当为春分或秋分，又载“冬至昼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昼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秋二分，昼夜各五十刻。”^④ 由此可知该月正处于由昼长夜短到昼夜均分的时期，故推断此为秋分，月份应当为八月。

参考邓文宽先生推断 S. 5919 历日残片之方法。^⑤ 再看文字的拼合，Dx. 19005 最左边上栏存有某个字的残笔，Dx. 19004 最右边上栏存有两个字的残笔，经过比对可以发现，x. 19004 最右边上栏存的第二个残字与 Dx. 19005 最左边上栏所存的残字，刚好可以拼接为“行”字。综上，Dx. 19004 与 Dx. 19005 实为一件文献分裂而成，可以缀合。

关于此件文献的年代。由 Dx. 19005 初四日上栏的残存内容“时阳”，可得知此日的建除十二客为“开”，反推上去，初三日为“收”、初二日为“成”，朔日为“危”，根据《各星命月中建除十二客与纪日地支对应关系表》，与“八月”、“危”相对应的为“辰”，因此这个八月的朔日当为“×辰”。因为黑水城所出土的文书大多为宋、元时期，再查《三千五百年历日天象表》，发现在此时期内，诸多年份中只有一个符合条件，即 1211 年，此年八月朔庚辰日，七日丙戌秋分。因此可判断文献的年代当为 1211

① 《逐日人神歌》：“初一十一廿一起，足拇鼻柱手小指；初二十二二十二，外踝发际外踝位；初三三十三十三，股内牙齿足及肝；初四十四廿四又，腰间胃脘阳明手；初五十五廿五并，口内遍身足阳明；初六十六廿六同，手掌胸前又在胸；初七十七二十七，内踝气冲及在膝；初八十八廿八辰，腕内股内又在阴；初九十九二十九，在尻在足膝胫后；初二十三十日，腰背内踝足跗觅。”张缙《针灸大成校释》，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 年，第 547 页。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法藏敦煌文献》第 2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 299-301 页。

③ 《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 年，第 52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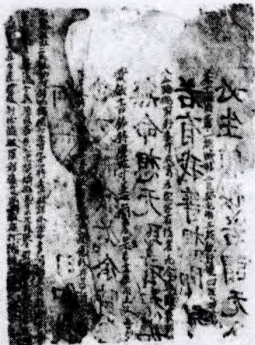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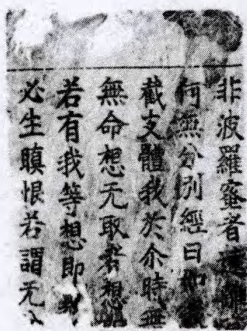
④ 《隋书》，第 526 页。

⑤ 邓文宽《敦煌天文历法文献辑校》，第 671-673 页。

年，即西夏神宗光定元年。

(三) Дх. 16798R + Дх. 16833R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取著不坏假名论残页^①

按：Дх. 16798R 残页存有 6 行，行 7—8 字不等。Дх. 16833R 残页存有 3 行，行 3—7 字。这两件文献《俄藏》第 17 册均未定名，今根据内容拟名。从内容来看，二者正面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破取著不坏假名论》的内容，且 Дх. 16798R 中第 5 行为“若有我等想即 [见]”，Дх. 16833R 的第 2 行为“有自他他来犯己”，Дх. 16798R 中第 6 行的内容与 Дх. 16833R 第三行的内容也刚好衔接，背面之小字，因字迹模糊，难以辨认，但正面内容的缀合，也为进一步释读背面文字提供了方便。缀合后图片如下：



Дх. 16798R

Дх. 16798V

Дх. 16833R

Дх. 16833V

【录文】参见前文第二部分 Дх. 16798R、Дх. 16833R 之录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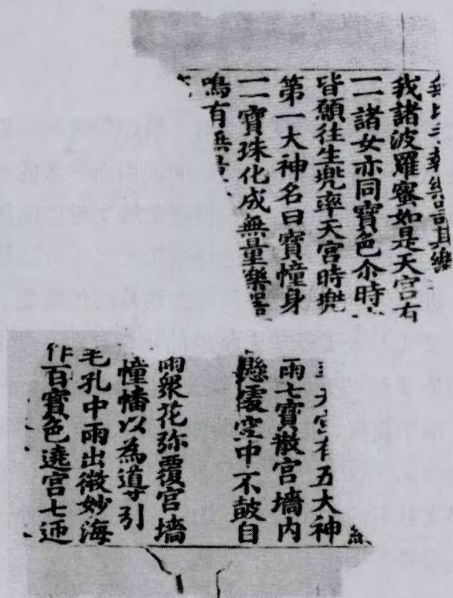
(四) Дх. 6306—Дх. 6311, Дх. 6313、Дх. 6314、Дх. 6318、Дх. 6319 佛说观弥勒上生兜率天经残片^②缀合

按：这一部分包括多个编号，也即多件文献残片，全是佛经，包括《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和《佛说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赞》，前文已作详细介绍，此不赘述。在对佛经内容进行释读的同时，我们发现（11—6）的右上片与（11—10）的左下片内容上刚好可以缀合。（11—6）的右上片的佛经内容为“第一大神名曰宝幢身佛”、“一一宝珠化成无量乐器”，恰好与（11—10）的“雨七宝散宫墙内”、“悬处空

①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 17 册，第 12、18 页。

② 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编《俄藏敦煌文献》第 13 册，第 78—83 页。

中不鼓自”相衔接,且“悬处空中不鼓自”此句中的“悬”字上方残存一竖一横,恰好是“一一宝珠化成无量乐器”中“器”字所缺少的左下角部分,更加印证了二者实为一页断裂而成。再者“悬处空中不鼓自”接下来当是“鸣有无量音适众生意”,(11—10)残存“鸣有无量”四字可辨识,至于(11—6)中第3行“悬处空中不鼓自”与第4行“雨众花弥覆宫墙”中有一行的空隙,原因是第一大神已介绍完毕,第二大神另起一行,因此导致空隙的产生。反推上去,“雨众花弥覆宫墙”的上一句应是“第二大神名曰花德”,而“第二大神名曰花德”的上一句应是“鸣有无量音适众生意”,刚好又与(11—6)的“鸣有[无][量][音适众生意]”,此又为二者可缀合增添一份证据。缀合后图片如下(上部为11—6):



11—10

【录文】

1. [无][比][手][执] 乐器, 其乐
2. 我诸波罗蜜, 如是天宫有
3. 一一诸女亦同宝色。尔时[十][方无量诸天命][终]
4. 皆愿往生兜率天宫。时兜[率]天宫有五大神
5. 第一大神名曰宝幢, 身雨七宝散宫墙内
6. 一一宝珠化成无量乐器, 悬处空中不鼓自
7. 鸣。有无量[音适众生意]
8. 第[二大神名曰花德, 身]雨众花弥覆宫墙

9. 〰〰〰 幢幡以为导引

10. 〰〰〰 毛孔中雨出微妙海

11. 〰〰〰 作百宝色, 绕宫七匝

以上讲了俄藏敦煌文献中的八块残片缀合成四件文献的例子, 并进行了简单的释读。其中通过对西夏历日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西夏的历法, 既承袭了中原历法, 与宋代历法有渊源关系, 又加入了一些有自己特色的因素, 诸如一些神煞内容七圣、土府等。同时西夏汉文活字历法的发现, 也为研究中国印刷史及二十八宿注历提供了新的材料。而对于佛经残片的缀合及其内容的分析, 能让我们更进一步地了解当时佛教文献在西夏的流传情况, 进而为研究西夏佛教提供帮助。

四、结语

识别混入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 对于敦煌学者和西夏学者的研究, 意义重大。将二者区分, 才能避免在研究过程中因文献的误用而导致的对历史事实的误判, 有利于对材料的准确把握与运用。此外, 散见于俄藏敦煌文献中的黑水城文献中的佛经残片占有相当大的比重, 对这一部分佛经残片的释读及定名, 可以使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西夏时期佛经的流传情况, 进而为研究佛教各流派在西夏的传播提供佐证, 特别是存在的一些由西夏文翻译而成、汉文本大藏经却未收录的佛教文献, 更具有特殊的学术价值。再者, 文献的缀合, 在还原文献的完整性方面有着重要意义。一旦考证详实、缀合成功, 其作用也是巨大的。限于篇幅, 本文对俄藏敦煌文献中有些疑似黑水城的文献未加以说明, 比如供养笺版画《大圣文殊师利菩萨》^①, 既在敦煌文献中发现, 又在黑水城出土不少, 那么俄藏敦煌文献中的此类版画残片到底该如何划分, 我们尚不清楚, 再如对西夏文草书的释读, 还需要多下功夫。

① 一般学界称此版画中文殊像为“新样文殊”, 图样与莫高窟220窟的壁画相同, 大致产生并流行于敦煌归义军曹元忠时期。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殊师利菩萨版画有多幅, 散见于英、法、俄、日、中国等多地, 总数约50多幅, 其中仅P.4514就有32幅之多; S.239有4张相同的文殊菩萨像相连, 上下各2张; Ⅺx.01415、Ⅺx.02358等亦属此类, 但《俄藏黑水城文献》中TK.283、TK.289也同样为文殊师利菩萨版画, 且形制、内容与敦煌所出均相同。但黑水城所发现的文殊师利菩萨像版画, 到底是自敦煌地区流传而来, 还是黑水城当地依照敦煌曹元忠时期刻板所印制, 并且俄藏敦煌文献中的大量文殊像版画的归属, 到目前仍众说纷纭, 但无论如何, 西夏王朝继承并发扬了敦煌五代时期的传统, 这种说法是比较中肯且符合实际的。